

对卡德尔“社会主义与战争” 一书的批评

（内部读物）

世界知识出版社

对卡德尔“社会主义” 一書的批評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0年·北京

· 内部读物 ·

对卡德尔“社会主义与战争”
一書的批評

編輯、出版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下面胡同 27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01 号

印刷者 工人日報印書厂
經售者 新华書店内部發行組
定 价 每 本 二 角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 印張 1 $\frac{1}{2}$ · 字數 30,000

1960 年 10 月第 1 版 196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号 3003 · 582

出版者說明

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集團首腦之一卡德爾所寫的“社會主義與戰爭”一書出版後，蘇聯“真理報”、捷克斯洛伐克“紅色權利報”和阿尔巴尼亞“人民之聲報”發表了三篇批評的文章。蘇聯“真理報”和捷克斯洛伐克“紅色權利報”兩篇文章前面的內容提要是本書編者所加，着重號或黑體字為原文所有。南斯拉夫“戰鬥報”又載文對蘇聯“真理報”進行反駁。現將批評和反駁的文章編印在一起，供讀者參考。

1960年10月

目 录

修正主义者最新的供認.....	〔苏联〕 阿朱·馬尼安 科里奧·諾夫	1
正确展望爭取和平斗争的基本 条件	〔捷克斯洛伐克〕 揚·福伊蒂克	15
瘋狂的反馬克思主义者和战争 販子的走狗.....	〔阿尔巴尼亞〕 优素福·阿利巴利 艾尔弗雷德·烏契	24
莫斯科“真理报”不高明的效劳.....	〔南斯拉夫〕 斯摩勒	37

修正主义者最新的供認

——評卡德爾“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書

苏联 阿朱馬尼安
科里奧諾夫

提 要：

文章說卡德爾选中了同中国共产党人的“論战”作为宣傳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的引綫。說卡力圖達到的目的主要是替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方針擦粉，隱瞞战争的真正根源，誹謗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政策，“这迫使”苏联不等到这本書全文譯出就來表示意見。

說卡的“基本”理論罪过在于沒有把战争同階級斗争联系起来，卡不認為“战争是政策通过暴力手段的繼續”。說卡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問題“取决于力量对比”的說法离开了馬列主义关于战争問題的理論。但又說“当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在垂死的帝国主义体系旁出現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时，这个时代的力量对比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苏共二十大的偉大就在于：它遵循馬列主义的学說，創造性地对世界力量的新对比作了估計，并作出了現代有可能防止战争这个果斷的結論”。

說馬列主义者始終一貫地把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同消灭剝削階級、“建立和發展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現在防

止战争之所以成为可能，不单单因为力量对比有了变化，而且因为形成了新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侵略政策和掠夺战争同社会主义本性格格不入，社会主义阵营拥有日益增长的可能性来约束帝国主义者”。說卡却迴避“防止战争的现实可能性只是随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产生和巩固而出現的”，因为卡認為“战争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性”。

說卡實質上重复了美帝誣蔑中国有“侵略性”的論調。說卡企圖表示似乎他在“同教条主义作斗争”，事实上，卡在伪造馬克思主义，为帝国主义辯解。說卡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可能成为爆發世界大战的泉源”是对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攻击。卡的这篇文章是企圖离間世界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关系，从而帮助共产主义的敌人。

認為“共产党人对战争与和平的馬列主义的提法是跟修正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的态度根本不同的”。“教条主义者沒有看到，由于力量对比發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因而在解决战争与和平的問題方面造成了新的局势”。“教条主义者繼續硬說，在我們的时代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就使群众无所作为，使人民沒有可能充分利用目前世界舞台上出現的新条件来防止战争”而新时代的特点是：“存在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战争不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了”。

“战斗报”刊登了卡德尔著的一本新书中的几章，他给这本书取了一个很自负的名字：“社会主义与战争”。我们还没有得到这本书的全部译文。但是，光看看这本书的头几章便可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绝不是对社会主义与战争问题的研究，而是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的辩护。

卡德尔这次选中了同中国共产党人的论战来作为宣传自己的修正主义的观点的引线。作者引用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企图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者”的外衣来冒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的纯洁性的保护人。但是，这本书开头几章就已经使人不怀疑，这位南斯拉夫理论家实际上在追求根本相反的目的。他力图达到的主要目的是，替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方针擦粉，隐瞒威胁人民的战争的真正根源，同时诽谤在保卫和平的事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政策。这迫使我们要不等到这本书全文译出就来表示意见。

共产党和工人党是壮大的全民保卫和平运动的先锋队。它们始终一贯地揭露和平的敌人为了替自己的罪恶活动进行辩护而采取的一切谎言。新战争鼓吹者的宣传机器集中主要火力对付共产党，这是不足为奇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他们的报刊奴仆最乐意干的勾当莫过于诽谤社会主义阵营：歪曲它的政策，把它描绘成“侵略者”，破坏各国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崇高敬意和信任。

卡德尔的新书就是帮助反共运动鼓吹者的。这本书是打着同“左派”进行斗争的幌子来实现修正主义的图谋，它企图向工人运动灌输只有共产主义的敌人才会拍手叫好的观点。

为什么卡德尔的“著作”恰恰在目前发表呢？

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群众保卫和平的斗争正处于非常重要的阶段。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正在竭尽全力使人类退回到“冷战”的最恶劣的时期。美国政府破坏巴黎会议，企图靠挑衅引起严重的国际冲突，拖延裁军事业，大力复活西德联邦国防军，给它配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顾日本人民的意志强迫日本接受日美军事条约，美国黠武主义者打算恢复原子武器试验——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恶毒计划。

但是，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年轻民族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数量正在与日俱增）、国际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中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阻挡着这些仇视人类的图谋的实现。苏联和执行积极的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的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国以及全世界的共产党，在保卫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这一崇高斗争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共产党和工人党布加勒斯特会议指出，争取和平的斗争仍然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原理、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和两个莫斯科宣言关于在我们时代有可能防止战争的新的理论和政治结论，成了工人阶级和所有和平战士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使这一强大的武器变钝、向各国人民散播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的正确性的怀疑，这就是帝国主义特别希望的。卡德尔也就在为此卖力。

卡德尔在分析战争问题时，同意在我们时代有可能防止战争的论点。但是在这里，他却玩弄理论伎俩，结果把对这个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抛弃无遗了。

卡德尔的基本理论罪过在于：在分析战争问题时，他没有把战

爭同階級斗争联系起来，他不認為战争是政策通过暴力手段的繼續。战争在历史上曾經是不可避免的嗎？卡德尔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說，“抽象地說，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注定的。它一直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在这个回答中就已經看出卡德尔离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問題的理論。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出發点是，战争是政策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手段的繼續。战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与階級和国家的对抗性矛盾联系在一起。因此，战争是一切剝削结构的不可分离的旅伴。

列宁着重指出，共产党人对战争的态度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則性的不同，列宁指出，我們共产党人跟他們不同之处在于，“我們懂得战争和国内階級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階級和建立社会主义就不能消灭战争，完全承認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階級反对压迫階級……战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和必然性……”（“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79頁）

卡德尔对这个問題則是另一种看法。卡德尔沒有看見战争同階級和階級斗争有必然的联系，他硬說，战争与和平的問題一直是取决于力量的对比的。他写道，“如果和平力量太软弱，不能制止战争爆發，那么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和平力量比战争力量强大，那么战争是可以排除的。”

卡德尔甚至要人們相信，似乎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把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問題联系起来。他硬說，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在預見到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日子和可能性时，“並沒有把这个日子和可能性同任何具体的历史日期联系起来，而只是把它們同一系列社会發展的事实的成熟情况联系起来，这些

事实有物質的事实和思想政治的事实，它們將決定人的活动”。

其实，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向認為，在資本主义以及过去的剝削者的社会結構的統治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資本主义統治的条件下，在全世界，不管在战争力量同和平力量的对比上發生什么变化，都不能消除战争。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把消除战争同消灭敌对阶级、建立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

卡德尔从力量对比中得出战争不可避免性的結論，而同时却竭力抹煞是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力量对比的問題。当資本主义还是唯一的世界体系时，那时的力量对比是一回事。但是，当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在垂死的帝国主义体系旁边出現了新的、生气勃勃、满怀信心地蒸蒸日上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时，这个时代的力量对比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在敌对的社会結構的条件下，尤其是在帝国主义的条件下，战争的爆發不是由于某些人的主观願望，战争是阶级政策的繼續。这个时代的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在資本主义的土壤上、在資本主义范圍發生的。这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变化所导致的只是一个結果——資本主义世界分裂为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結局只有一个：在这两个集团之間發生战争，使全世界陷入战争的深渊。

当然，当时也有反对战争的力量。争取和平的斗争一向是国际工人阶级的光荣傳統。但是，这种力量在当时是薄弱的。在帝国主义是唯一的世界体系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和其他反帝国主义力量还不能消除掠夺战争。因此，在那种情况下，列宁說，把刺刀埋起来，結束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能的。列宁教导說，用和平主义的空談不能制止帝国主义战争。列宁指出，只有用国内战争，即用

革命的办法摆脱战争，才能结束帝国主义战争。

可見，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貫地把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同一定的“历史日子”——即同消灭剥削阶级、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伟大就在于：它遵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创造性地对世界力量的新对比作了估计（这个力量对比的特点就是社会主义成为世界体系），并作出了关于现时代有可能防止战争这个果断的结论。防止战争之所以成为可能，不单单是因为力量对比有了变化，而且是因为形成了新的世界社会体系——社会主义。侵略政策和掠夺战争是同社会主义的本性格格不入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拥有日益增长的可能性来约束帝国主义者。在谈到力量对比的变化时，不能割割这个历史过程的阶级实质。可是“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的作者正是这样做的。

* * *

为什么卡德尔一味迴避这一问题，即：防止战争的现实可能性只是随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产生和巩固而出現的。他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卡德尔认为，战争不仅是帝国主义的本性，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性。

卡德尔在这个问题上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距离是特別明显的。在此，修正主义者的面具徹底脫落了，他显出了自己本来的面目了。

活生生的事实坚决駁斥了卡德尔。因此，他不得不提到，“社会主义（因为这里談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而不是談到新事物中旧因素）不仅不能成为战争的根源，相反，它在世界上的巩固将成为减少战争危险、消除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的因素。”但是，甚至连这种被迫的承认，卡德尔都加上大大小小的种种保留条件；

千方百計地散布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真实性”的怀疑，含糊其詞地談論在新事物中的旧因素。卡德尔之所以需要这些保留条件，是为了用来破坏各国人民对社会主义（他們認為社会主义是强大的和平源泉）的信念。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辯護士大肆叫嚷，說什麼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並沒有探討过社会主义在某个国家的胜利是对战争的絕對阻碍。

这是很奇怪的，但是却是事实，卡德尔竟說，社会主义国家可能成为侵略战争的体现者！因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瞎說什麼“社会主义霸权”，硬說什麼“社会主义集团”也同帝国主义集团一样固有着統治其他国家的企圖，他們从这类說法开始，現在得出了这样一个邏輯結果，他們事先把可能發動战争的責任加于社会主义国家。

五角大楼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司令部的軍国主义者在拚命地寻找証据来証实他們所散布的謠言，說什麼他們的罪恶活动带有“防禦”性質，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威胁“自由世界”的安全而引起的。不管卡德尔的本意如何，他的“观念”是为帝国主义势力效劳的。

他用修正主义著慣用的各种“如果怎样怎样”这种花招来作为维护和平的前提。他宣称，“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会仅仅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而自然而然地免掉利己主义倾向和行动”。卡德尔硬說，馬克思主义的經典作家並沒有排除这种現象的可能性，即“某个社会主义国家也会进行非正义的战争”。

当然，卡德尔举不出任何一个事实来証明自己的捏造，理由很简单，因为生活中沒有这样的事实。但是，这个修正主义者还是干

了他的事业：他又向资产阶级反动的宣传机器提供了一个进行反共诽谤的“论据”。

应当说，卡德尔对于社会主义、对于各国人民以巨大牺牲和痛苦的代价取得的社会主义胜利采取的态度，总之是非常奇怪的。在他的著作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思想，认为霸权和反动战争的倾向等也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毛病。作者大谈特谈，说什么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某种战争这一事实不能作为衡量这个战争的“正义性”的唯一准则，这种说法难道不是证明了上面这一点吗？的确，他正是这样使用带引号的“正义性”的。而且他说，“这个战争可能在社会经济很发达的条件下强迫推行社会主义的落后政治形态，从而在客观上起反动的作用。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除了霸权和其他类似现象外，还可能出现非社会主义的倾向”。

卡德尔为什么需要这些论调呢？当然他是很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坚决地反对“输出”革命。卡德尔散布自己的“观点”，难道不是为了支持帝国主义的关于革命输出的调调吗？不仅如此，卡德尔竟还加给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责难，即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强使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接受自己的发展形式。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甚至存在着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这也不是偶然的。

卡德尔在他的书中实质上重复了美帝国主义所散布的诬蔑中国人民有“侵略性”的论调。大家知道，美国帝国主义者曾借助自己的表决机器在联合国硬通过了一项宣布中国为“侵略者”的所谓“决议”。可是，这样做并没有给美国统治集团带来多大的政治红利，并无助于转移各国人民对他们的义愤。现在卡德尔赶忙跑来帮这些老爷们的忙了。

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領土台灣島和其他一些沿海島嶼为美国所占領。美国黷武主义者无耻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經常派飞机和軍艦侵入中国的和平領空和領水。美国在太平洋的軍事基地矛头针对着中国和东方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卡德尔却装出似乎沒有这回事的样子。他沒有挤出一句話来譴責美国帝国主义挑衅者。这說明，他实际上扮演着美国帝国主义的辯護士的角色。

凡是自認是反对战争，拥护和平共处的人，他的首要任务，在于指明真正的战争体现者，撕下他們的和平締造者的假面具，激起各国人民對他們的神聖的憤怒。共产党人不倦地号召各国人民对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造成的战争危險保持最高度的警惕。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指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代表资本主义壟断組織的利益的反动势力今后就仍然会企圖进行軍事冒險和侵略，并且仍然可能企圖發動战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上通过的宣言中說：“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發生侵略战争的土壤。”

卡德尔在自己的書里千方百計地企圖轉移群众对战争危險的根源的注意，掩盖帝国主义政策的侵略实質。它沒有片言只字批評美帝国主义和它的伙伴的侵略政策。他跟一切改良主义者一样，描繪出了一幅竭力冲淡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的圖景。他甚至企圖証明，帝国主义对和平事业的威胁正在日益縮小。卡德尔說，“实質上，整个帝国主义体系，作为一个体系來說，是处在衰落状态中。这样我并不是想說，帝国主义不再是一个有力的因素，或者它不再是挑起新世界大战的危險了。不过毫无疑問，这种可能性将越来越小，而在一定时期中，在社会主义力量的相应的政策下，这种可能性会縮小到最小限度。”正当帝国主义內部矛盾特別尖銳化

了，而最冒險的集團力圖在帝國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中占上風的時候，竟會寫出這種東西來！

一個作者，如果試圖分析社會主義和戰爭問題，本來一開頭就應當表明，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帝國主義，是戰爭危險的唯一體現者，是國際緊張局勢的禍首。卡德爾難道不理解，緊張局勢的根源在於帝國主義不甘心於各國人民在世界實現的那些革命變革嗎？為什麼卡德爾不對美國帝國主義發怒呢？為什麼他企圖把可能發動戰爭的責任推到社會主義國家頭上呢？

卡德爾企圖把事情描繪成這樣：似乎他在同教條主義作鬥爭。但是，這欺騙不了任何人。事實上，卡德爾偽造馬克思主義，為帝國主義進行辯解。他瞎說，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可能成為爆發世界大戰的泉源。這是對整個社會主義世界、對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解放運動的攻擊。這個攻擊只會在和平的敵人的營壘中引起高興。

也許這個無恥的角色很合卡德爾之流的胃口。但是，請問，這里有什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氣味呢？卡德爾的努力向對共產黨人神聖的共同事業——保衛人類免遭好戰成性的帝國主義原子狂人將會給人類帶來的那種死亡威脅，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修正主義者、首先是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者早已經拒絕對社會主義世界體系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間的根本區別、極其深刻的矛盾作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了。由於拒絕對外交政策的根本問題採取階級觀點，導致了這樣的結果：貝爾格萊德的理論家裝出一付樣子，好像沒有看到，始終一貫地捍衛各國人民的和平、自由和進步事業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和正在策劃世界熱核浩劫的帝國主義陣營的存在。對於改良主義者來說，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國際

政策和金融—工业寡头的反人民政策之間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也許可以認為，这种行为是修正主义者一貫的立場——坐在两条凳子的中間。但是，事实証明，这种臭名昭彰的“超集团”立場越来越明显地具有同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某些集团匯合在一起的性質。卡德尔的新書的問世給这个方針更添了明显的一笔。現在，貝尔格莱德已經不限于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个别的中伤。現在，貝尔格莱德的理論家企圖使社会主义陣营的外交政策的爱好和平性質受到怀疑。各国的共产党人、千千万万为和平而忘我奋斗的人現在知道，对社会主义进行的最新的誣蔑上打着一个清楚的印記：“南斯拉夫造”。

* * *

在工人階級的意識中，在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意識中，永远感謝的是：正是共产党人、首先是苏联共产党在它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把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防止新战争、然后从社会生活中完全排除各种世界大战一事提上了日程。这一口号正在日益表现出它的極其巨大的动員作用和組織作用。共产党人的熾热号召在愈来愈广泛的劳动人民階層中深入人心，它正在变成一种使世界事态的进程向着有利于和平事业的方向变化的巨大力量。

苏联共产党和兄弟共产党关于在我們的时代有可能防止战争并把它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的提法，同修正主义者对这些問題的提法，毫无共同之处。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随着社会主义变成一个世界体系，共产党人提出了有可能防止战争的口号，認為这是一个在我們时代就实际上可能实现的任务。如果像卡德尔所說的那樣，战争不仅是帝国主义的本性，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的本性，那